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七

君道七

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石星

臣聞天下之治不日進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強則日偷適今四序更始之期正萬國維新之會翔庶職來同之際尤群心屬望之時苟因循玩愒日甚一日則不但將來治效未可遽臻即欲長如隆慶元年之治亦不可得矣臣本草茅寒士至愚極陋遭遇　聖明待罪該科思欲補過拾遺其道無由切見　皇上入春以來天顏漸　視朝漸稀章奏頻煩經筵屢廢雄心鋭志不無少減于初年怠政情萌將大貽感于

後日臣目擊耳聞心實用憂欲先此而言則日月侵尋漸不可長今正已畢天氣正融 皇上不以此時勵精圖治更復何俟臣子不以此時發憤直言更復何為是以不避斧鉞上陳六事咸切于 皇上之身心今日之要務至其節目之詳施為之序始末及之焉

一曰養 聖躬夫人主一身乃 祖宗之所付託萬民之所瞻仰關係至重不可不養然養之之道節飲食寡嗜慾其道也恭惟我 皇上即位初年清心省事飲食起居咸中於禮無容贅議矣近則有不盡然者試以鰲山一事推之夫為鰲山之樂則必縱長夜之飲飲食其能節乎語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

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昔賢以爲名言今人以爲至鑑　皇上倘不亟戒沉湎於玆萬一起居失調　聖躬虧損後雖悔之其可及乎今鰲山之事已往不可追陳然酒色之害及今尤可深警伏願　皇上念關係之匪輕懼酒色之深累由此節飲食寡嗜慾爲禹之惡旨酒爲湯之不邇聲色則血氣充盈精神強健萬壽無疆而兆民永賴矣　二曰講　聖學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言人君睿智特達雖由于天縱而啓廸開導必資于問學故我　祖宗有經筵　日講之制定于二月內舉行蓋天氣融和則功夫之進修爲易萬象咸熙則人君之

致治宜新我朝祖相承率由不廢所以建大業于前垂
洪庥于後者有此也今經筵一事雖節有言官申請
未見慨然舉行切恐倏而春矣倏而夏矣又倏而秋
矣歲月愈邁德業無聞不亦重可惜哉臣故不厭煩
瀆特面申請伏願 皇上以務學為急以明理為要
將經筵一事及時舉行則緝熙光明而帝王心學可
考之而不謬矣 三曰勤視朝人君裁決庶政通達
下情莫先于視朝故南面之訓著于書未央之戒嚴
于詩知此為重也 陛下即位以來未明而衣日旰
而食視朝可謂早矣歲無虛月月無虛日視朝可謂
勤矣然自正月以來則似稍倦于勤者蓋緣元宵以

前有歲時之娛元宵以後有　聖節之樂暫爾
理亦宜然或有奸諛之徒迎合　聖意必有以　先
帝二十餘年不出宮闈天下晏然勸　皇上效尤此
則大不可者蓋　先帝雖不視朝紀綱振肅太阿獨
持故百司奉行可幸無事至其肩天之詔有曰朝講
之儀久廢則亦悔之矣今　皇上當朝儀久廢之餘
萬事叢脞之後若不再加勤力何以保厥有終伏願
皇上日日視朝以周知乎民情以總理乎萬幾不惟
可以作精明之治亦可以快觀覩之私矣　四曰速
俞允蓋人臣隨事建言冀人主之聽人主聞言俞允
誘人臣之言也故君無稽命臣無隱情上下相達治

化可舉　皇上即位初年臣下有言未嘗不允也未嘗不速也雖或事涉無當不宜俯從亦速降　明旨不致遲悞今則臣下進言有允不允者矣不允者固未審何如而允者亦違常期矣是豈愚言拙計不當聖心故濡滯以示警也抑亦左右内臣過抑章奏不使達於　宸聽耶臣嘗因而數之事有關于　聖躬者則留中不下事有關于内臣者則稽遲不允甚或右以此得罪如此則雖有指鹿爲馬之欺南詔喪師之禍亦無由以知之矣且尋常章奏稍緩可也若于北虜消息軍機重情呼吸之間便有利害若或稍羈爲禍不細伏望　皇上從此于尋常章奏則三日下

下其兵機之事則當時進覽庶　綸音速示而壅蔽可通矣　五曰廣聽納古者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所以開治道而求諫也　皇上即位初年虛心求諫仍詔軍民人等直言無隱雖甚盛德何以加矣後以太常寺少卿周怡言事忤犯忌諱　皇上遂怒而遷之外職又以禮科左給事中陸鳳儀言事偶遺聖旨　皇上亦大怒而斥之爲民夫誤犯忌諱非諫臣愚也遺落　聖旨非大不敬也若有披鱗引裾之臣不審又何以處之乎故二臣去而言路少塞矣伏願　皇上寅翕受之量大樂善之誠仍召二臣復還舊職再諭諸臣勿以二臣爲戒則忠言至計因而畢

陳于冕旒之下矣　六曰察讒譛孔子曰浸潤之譛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故成王息三叔之流言昭帝識上官桀之詐古今仰其至明以能辨于此耳方今　公道昭明幽隱畢宣讒說殄行庶乎絕息且帝居九重君門萬里雖有讒譛無階上達近有一二內臣專擅威福肆爲無忌因言官攻發其奸逐日切齒欲行中傷夫其所以中傷者不過即其諫諍之言或過于直則曰此人欺　皇上過于激則曰此人慢　皇上偶一言之尚不允從漸漬既久自不覺其納而發之怒則譴責加焉而彼忿洩矣夫人臣盡忠直以獲罪譴固其職分亦所甘心但恐臺諫由此喪

氣誶臣由此杜口彼益得以遂其無忌憚之爲而天
下將至于不可收拾此固非人臣之利亦非國家之
福也伏望　皇上深察其情于凡一切譛毀之言悉
置不行保全善類而天下之至明必歸矣夫當今之
時胡虜猖獗國計空虛其他背理傷道之事不知其
幾更改損益之政尚費神思悉置勿論而以六事首
陳者非無謂也蓋此六事俱干　皇上之身心當今
之急務六事既修天下之治可徐而理也臣憂深慮
苦發詞狂直非不知觸忤　聖懷干犯群怒但念慾
不可縱機不可失故爲剴切之談以儆萬一之聽倘
聖心由此轉移美業由此克終則雖千百斧鉞亦所

不辭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不義乎正臣今日之謂也伏望 皇上鑒犬馬之微忠採芻蕘之過計將臣所言俯賜嘉納仍由此以往面召輔臣以通上下之交躬覽章疏以達軍國之務選將練兵以解疆埸之危節用省費以裕經制之計于凡節目之詳施爲之序一一悉心講畫底成績精明之志與天同健雍熙之化與春俱融豈直斯民不勝願幸則 祖宗德業亦有遺光焉

應 明詔罄愚衷疏

王得春

竊惟聖哲之君應時而興必思明目達聰以廣維新之化賢智之臣獲主而事尤宜披肝露膽以盡獻納

之職此固宜相須之甚殷而相遇之不偶者也我
皇上嗣登、大寶朝宁改觀頒布　綸音海邦易聽
即其直言無隱之求真巍然中興之令主矣臣叨受
簡書巡歷兩浙雖能身遊虞廷之盛而一念犬馬之
微忠欲有所建明以為更始新政之助者殆夙夜不
遑以自寧也敢紬繹　詔款遺意上有關於　國體
下有切于生民者條為八事開列奏　聞雖塵埃之
小知無補嵩岱之高而江海之深又何擇於涓流之
細況臣備員臺末既有當言之責而　皇上納諫若
渴又有可言之時則亦何忍自甘緘默以速曠瘝之
罪哉伏望詢謀不遺于狂瞽無聽旁及于芻蕘留神

采擇見諸施行庶一得之陋少有裨於萬幾其所以衍　宗社無疆之休者亦在是矣臣不勝戰慄懇祈之至　一曰正宮闈嘗聞漢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蓋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是不可以不重也故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有所限制而不敢過匪惟遏逸慾之漸亦以養壽命之本誠萬世之鑒戒也今後宮之内老弱幽閟者不知幾千百人陰氣鬱積怨望充盈有傷天地之和豈可不為之一處乎昔唐太宗踐阼聽中書舍人李百藥之言遣尚書左丞戴冑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前後簡出三千餘人至

令傳爲盛事況今 皇上嗣極之初治法堯舜將于
貞觀之政于不足爲耶臣請 勅下禮部早正 母
后之位以聽天下之内治更選良家女備充嬪妃之
數其餘婦女若非經 先帝御幸久禁宮中者皆宜
出之各歸親戚任求伉儷庶陽道常盛陰氣常微而
所以順養 聖躬消弭氛祲者此其大端也伏乞
聖裁 二曰重祀典嘗聞國之大事在祀祀之禮數
隆殺異宜常變殊制凡典其事而當其職者必得人
以任之則儀文可飭誠信可通由是郊而格帝廟而
饗神胥此焉出所謂惟賢者而後能祭之義也比者
我 朝官制爲太常寺職專祭祀原係正三品衙門

則隆重之意槩可見矣故天順成化時有以禮部尚
書而掌寺事者宜興蔣守約涿州郭景賢是也弘治
正德時有以科甲名儒而居寺職者灤州齊章崑山
魏校是也豈常以異流雜品而濫廁崇高之位偃然
與公卿並駕齊驅者乎昔因 先帝祈天永命建設
齋醮故如師宗記者乃以黃冠羽士之流一旦顯榮
至此今奉 遺詔凡禳祀之舉盡行停止則官守不
可廢而宗記實不可用也臣請 勅下吏部將宗記
退還本宮另選宿儒有德望者爲之修復 祖宗之
舊制永黜異教之匪人庶典三禮者皆寅直惟清之
士必能盡志盡物以秩祭法以明祭義而相 聖天

于明禋者其殆庶幾乎伏乞 聖裁 三曰惜名器
嘗聞爵祿者天下之砥石帝王用之以礪世磨鈍者
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夫以官賞而分功德則德
之貴於功官之重於賞古人用意之微權衡之妙自
有不容濫焉者矣惟英君誼辟寧損百萬之貲而靳
一郎之拜其意亦猶此耳竊嘆工部尚書徐杲者逈
執斧斤攻造作一匠役之至卑且賤者也縱令其有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曾何係于 國家之輕重哉
若謂經營 宮殿勞苦而功高則優以厚賞亦云踰
分矣顧乃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錫之異服以華其躬
廕之世祿以裕其後名器之濫至此已極識者每以

爲扼腕而興嗟也臣請 勅下吏部削去尚書之銜追奪飛魚之服放歸田里姑與冠帶以終身其子孫之在鄉寺及錦衣衛者盡從罷斥仍編匠籍以供用以後凡一技一藝之人不得曲意逢迎希千寵祿亦不得非分遷擢污衊冠裳庶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薰蕕不共器而居牛驥不同皁而牧 朝政肅清而四海之聞風者必爲翕然稱快矣伏乞 聖裁

四曰禁諂諛嘗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固天之常道而聞祥則喜見災則惡亦人之恒情故容悅之臣每藉祥瑞以希寵榮好大之主多因祥瑞以誇功德臣嘗稽之往牒如赤草素毳拜祠芝穗之類史不絕書

而要之謠諺之風則從此濫觴矣恭惟我 朝開國
卓越千古故 大聖人之所作為亦迥出常情萬萬
也姑舉一二事言之洪武二年陝西寶雞縣進瑞麥
一莖而二穗三穗五穗者甚衆 太祖曰朕為生民
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
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也永樂
六年福建布按二司奏言栢生花為瑞 成祖曰朕
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周知故委任爾等鎮撫
藩方以圖安戢而乃肆志逸樂於軍民疾苦一毫不
言今言栢花為瑞夫時和歲豐物無疵癘百姓富足
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乃降 璽書切責之大哉

王言有以仰見　二祖光明正大之心矣邇年以来獻瑞者不一而足凡形諸表疏見諸歌誦者備極諛美之詞間有災異則多所忌諱匿不以聞甚非所以憂治世而危明王也今　皇上當嚴端正位之時不可不防其漸臣請　勑下禮部通行曉諭中外臣工毋得仍蹈前愆以消邪佞之風以養直諒之氣凡四方或有水旱疾疫之災寇賊姦宄之變不時據實報聞使可以知戒懼而備修省庶　皇上敬　天勤民與　二祖同其盛而諸臣忠言讜論亦與魏相同其休矣伏乞　聖裁　五曰慎題覆夫中外臣工身任官守言責之寄者孰不懷忠悃竭款誠敷陳時政

各建白以自獻于　上然甲可乙否見多矛盾彼是
此非言有同異故下之該部議以覆請于　天子天
子可其奏而降有　明旨則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
期于永世之必行此實尊　君命重　王言之大義
也但前此六卿擔當任怨者固多獨斷之猷而依阿
詭隨者未免徇人之見每致言官論事奉　旨依擬
之時委曲遷就漫無定主不曰誠如言官所論則曰
與本部查訪相同使如綸之言渙汗之號玩若民間
之常語多致廢格不加遵守此豈以為訓乎臣請
勅下各部今後遇有諸臣章疏秉公詳看持衡叅酌
是者即與奏行可也非者直以為非即以論罷可也

蓋苟可以同固不容于立異苟可以異亦不必于尚
同協輿論以裨國是又何嫌疑計較之有哉若建言
者不顧　國家大體仍摭拾以沽忠覆題者不論事
體當否仍阿比以混上許科道官互相糾劾庶乎大
臣秉執持之義則庶官懷畏忌之心是惟不言言必
可見諸施行而　聖旨之所頒布莫不世爲天下法
矣寧復有壅遏之患哉伏乞　聖裁　六曰清輸納
臣伏讀　新詔款開　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欲加
意節省以免徵收之煩又欲差風力科道官清查以
稽侵漁之弊累年積蠧一旦振刷此真盛世之象也
臣以爲積弊固在於清查而善治莫先於法　祖蓋

祖宗立法至精至密惟行久而廢墜則弊斯作焉所
望以修舉之者寧不在于　今日乎嘗聞成化以前
運糧解戶上納白糧及各物料戶工二部委官同科
道驗收運送　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
軍校不得脅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致虧害及
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
運送　內府以故內官軍校視彼為奇貨多方刁措
百計需求有白糧一石加至二三石乃能上納各項
物料倍出三四百兩始得批迴解糧之人費踰常數
不得不稱貸陪納輕則蕩產重則喪身雖有禁例誰
敢與內臣抗衡雖欲號訴無由向　九重上達其困

柳苦楚之狀不可勝言斯民一蒙是役殆將與死爲
隣矣且積習既久盤結已深彼視魚肉乎民若秦越
也而司國計者獨忍其阽於危亡而不爲拯援之哉
臣請　勑下該部查照成化年間事例將承運庫及
各監各局等衙門凡係　上供錢糧添設科道官各
一員或將巡視光祿寺十庫科道就便兼攝如遇糧
長解糧料至京者徑赴該部與科道官處投文掛號
聽候委官會同驗收運送　內府收貯各該內臣止
許驗鎖鑰紀出納並不得與民見面肆行索詐仍每
月終科道官將一月內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目
查筭明白備造揭帖進呈　御覽庶乎姦弊可祛財

力可省而　祖宗之法度可復更始之治功可成矣

皇上大奮乾剛毅然獨斷恐令未下而阻撓之計百出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哉伏乞　聖裁

七曰慎貢選夫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故網羅天下儁傑以布列于庶位者惟貴得其人而已不必拘拘于資格之限也近奉　新詔以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不得爲方面首諭吏部毋拘三途大哉　皇言所以飭吏治作士風者信莫踰於此矣但舉人之中年貧壯茂志向高遠者儘有其人又緣在上者期待甚輕遂消沮自棄今遇　皇上旁招俊乂破格超擢必有倜儻非常之才奮發而興起者矣至于貢行非敢謂其

獨劣也盖緣理沉歲月壯心已隳雖欲建功立業恒
苦于日暮途窮此所以終難于策勵耳臣請　勑下
該部查復先年選貢之例每歲與正貢竝行然行選
貢又先于慎選提學雖有員缺必多方博訪不分內
外拔其華實竝茂而非徒以道學欺世盜名者簡居
是任諭令校士之時不以一毫徇己徇人之私得以
參乎其間惟取其年力之强健也行誼之雅飭也學
術之純正也儀度之端嚴也然後舉而升之於國及
試之　大廷果能兼此四長則從而奮庸之否者先
黜其人仍查係某提學所取亦坐以不明不公之罪
庶幾貢薦之士皆得以及時甄錄賢能彚征可以備

三途之用可以預兩司之權而浚明亮采之事功亦從此致矣伏乞　聖裁　八曰恤災傷竊惟淮安徐沛乃國家根本之地而鳳陽泗州又　祖宗陵寢之區則所以輯寧底定之者比之他郡縣尤當加意焉臣去歲出差南來道經彼地見其水患異常室廬漂没田野荒蕪百姓流離嗷嗷待哺之狀誠有不忍言者矣況加以開濬新河工役繁興勞憊益甚今雖竣事而民之瘡痍未復寒無以衣饑無以食其逃往山嶺者亦無以居皆睊睊相視聞欲嘯起而爲盜固理勢之所必至也夫樹藝者培其方長非難而甦其枯槁爲難業醫者已其疾病非難而甦其膏肓爲難其

在于今民方枯槁而疾入膏肓矣所以回生而起死者若非大加賑䘏其何以濟乎查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内　先帝念淮徐等處之遭水患而不忍斯民之陷於危亡也特允輔臣所請專差刑部左侍郎吳鵬前往被災地方動支徐淮二倉米麥四萬石運司餘鹽銀伍萬兩及各府州縣無礙庫銀與預備倉糧相兼支給一時百萬蒼生賴以全活而他變亦因之不作臣請　勑下戶部體照癸丑年事例擇遣大臣一員詣彼經畫賑賙以宣德意以布仁澤或止令彼處總理河道及總督漕運衙門就便分理優䘏以救燃眉之急庶乎民皆懷感思服而邦本可固寇亂可

涵矣至於天下但有菑災殘破地方并乞即與推[illegible]一視同仁此又　聖明如天浩蕩之恩聯屬人心之至計也伏乞　聖裁

進太平四劄疏　張國彥

臣聞帝王之御世也一本端則萬化理人臣之責難于君也大綱舉則細目張唐虞三代之治由此其選矣臣備員瑣闥叨直論思自進言之外無可爲　皇上報者用是謹披瀝愚衷條爲四劄以　獻倘蒙勑下所司量行採擇其於　今日太平之盛未必無小補云爾　一曰議進講之規以培　聖德臣聞昔人有言曰君德之成敗在於經筵自唐虞三代時觀

之此言殊有未盡自後世觀之則誠若所云者且如我 皇上端拱清穆其尊如天臨御之際堂下遠於千里退 朝之餘門外遠於萬里雖師保之輔導未必感格於忘言臺諫之封章未必盡徹乎 睿覽所恃以啟心沃心克成 聖德者舍經筵其何以乎况諸臣之進講也罔不開誠布公 皇上之聽之也又皆心領神會當是時天機動盪萬慮澄清將以二帝三王為不足法矣但恐人心之出入無常理欲之消長甚易大禹惜寸陰文王不暇食為是故耳乃今堂此一 盛典率於夏冬輟之雖休養 聖躬何嘗不可而一暴十寒未免前功盡棄臣一念狗馬之私竊有

惓惓於中而弗能已者又惟帝王之學與儒生不同天下之理本同歸一致臣竊見五經四書多微詞奥義且皇上素所講習宜會已深求其開卷易見無俟辯說而自能感發其良心者孰有如前代史冊及我皇明祖訓昭鑒等録與宋臣真德秀大學衍義諸書乎合無勑下閣部大臣詳議以後除經筵正日將五經四書照舊進講外其餘日期則專用前項史冊及祖訓諸書有關治理者反覆開導務俾我皇上博觀往古大鑒將來以後雖隆寒盛暑經筵日講常規慎毋一槩盡廢務使我皇上善言常入於耳善念常萌於中如是則天理日明人欲退

聽盛德大業駸駸然與天地同久矣　二曰別章奏之體以節　聖勞臣伏覩隆慶三年八月內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等題為酌陳　廷臣納忠事宜仰裨聖治事已經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今後各衙門章奏務要詞語簡明字畫楷大照嘉靖初年格式　便殿面奏候旨行欽此臣看詳近日章奏竊見其字畫楷大誠便于覽觀而簡帙浩煩尚難於徧盖　皇上以一身為天地綱常之主內而中國外而夷狄近而百官遠而民庶中間情有所不得伸勢有所不容已者皆得形之章奏控籲　九重冗遝邇來　朝廷之上細務漸煩彌文日盛使一槩詳審則萬幾之牘君

父不勝其勞一槩舍置則犬馬之忠臣子安能自達如臣猥以菲劣俞月內會條論新政五事冒干雷霆無非欲皇上親輔臣養儲德開宇執同心共濟之猷鼓臺省直諫敢言之氣修明史職大寓勸懲以成一代光明之偉績已也顧其間文詞鄙俚且多掇拾常談其不足以感悟天心而置之淪落無庸異矣但恐將來緩急不分玉石並棄壅蔽之害有不可勝言者合無勅下該部詳議今後將內外一應章奏各因其事之大小情之緩急分別門類如在外文移照驗照詳體式以便御覽再照知人則哲自古為難進退人才帝王首務臣見邇來內外舉劾章

派專一馳騁四六遂至毀譽失直甚者官已宦成而議及筮仕文取對待而事出無稽此皆組織浮詞而不務覈實者之過也殊不知人才未甚相遠美刺豈在多言善狀誠有實必過為鋪張大節果虧焉用備及瑣瑣矧今考察届期視昔尤宜加慎臣蚤歲家食及前任知縣親見教職佐貳等官有年未五十註以老耄趙甲貪鄙誤坐錢乙者彼豈不以下吏卑官惡足介意盡思一命以上均為王臣名節利害所關安有彼此若使任情顛倒誰能心服士習之不端而官邪之日甚有由然矣合無行令兩京臺省在外督撫巡按衙門今後除剡薦異才糾彈大憝照舊論列外

其餘循例舉劾章奏宜比照條陳式樣碎語下總提
大意後開應任應罷官若干員應改應降官若干員
每官務將心術操守才幹年力分爲四項每項俱要
事跡可指其所指事跡不過一二考語不過數言更
須明註某某長於學行某某長於風力某某長於智
謀勇敢會計推鞫各堪備某衙門之選以憑不次擢
用至於兩直隸十三省例應入　覲說堂等官今後
但遇考察年分俱要先期將所屬官員虛心滌慮備
加體訪俟衆論協一摘取賢不肖之尤者親見其人
試以行事然後斟酌考語量議去留毋得偏聽輕忽
致生顛倒其陞調守制應在前任考察者尤必秉公

持衡不許故爲枉縱如此則章奏之親覽在　陛下不憚其難而黜陟允當諸臣亦罔弗各盡其職矣

三曰申許辯之條以開言路臣惟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常事獨臺省之臣不然者豈故爲寵異如斯哉蓋官以言名職以言盡故上自　天子下及百僚中間一切政務缺失人才進退世道之隆汙升降閭閻之利病休戚皆得聞風論奏諸人不許辯訐故曰權用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假以重權者其爲　聖子神孫慮何深且遠耶臣切慨近年宿弊言官論人人即從而辯之自逹官以至下僚率爲常態甚者或洗垢吹毛故爲醜詆摘風捉

黷妄意中傷 朝廷體統 祖宗法令不從茲蕩然矣乎臣聞古之諫官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軍國宰相待罪今顛倒行而逆施焉有識之士既嘗扼腕太息矣乃被論之人又復群然訾議紛紛焉辯訐無已俾業是官者多遠嫌避謗務為容默論一人則囁嚅趦趄遲疑靡定言一事則瞻前顧後點檢逾時且猶兢兢焉業業焉恐上觸 天威下招物論然則為臺諫者將何以自效其職哉語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前車既覆後車當鑒以是而欲言路大開公道大明壅蔽大去治效大臻臣知其萬萬不能矣乞勅該部查照前令重加申飭以後一應被論官員不

許造言騰謗假以認罪伸冤爲由將　朝廷耳目妄意摧挫違則痛懲一二以警將來併乞　皇上少霽天威將隆慶元年以後諫言得罪諸臣量行超擢以慰中外人心以存　國家大體庶　祖宗臺諫之設不爲虛文而臣愚鰥曠之罪或少免於萬一矣　四曰通任使之法以儲相材　臣聞孟軻氏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古之人所以建不世之奇勳成格天之大業非後世彷彿其萬一者恃有此而已我　朝館閣之臣最稱清要自昔以來內閣非翰林不入翰林非庶吉士

不預者盖 祖宗時內閣止備 顧問翰林止備纂修故取其文學而不須煩以政務亦勢之不得不然耳嗣後六曹之政必請 命于 天子 天子之令必擬議於內閣則今之內閣即昔之宰相濟濟英賢後先相繼誠可謂極一時之選矣臣恐自是而後人心不古巧僞日滋萬一雕蟲末技濫厠清班謂三公可坐而待鄙吏治爲荒俗而政體民瘼恬不加意將來 朝廷之上亦何賴於此人哉况天下之事必諳練乃精中人之才縱習之猶恐不利耳聞雖切何如目見之爲真討論於簡編終不若身親經歷者之爲尤愈也合無 勑下閣部大臣詳議今後將翰苑之

臣隨其資望才識量授撫循方面等官俾其洞悉民隱親嘗世故俟歛歷既久政蹟有成克稱台輔之器者不次超擢晉之密勿其每科新進士初授悉心量擬外官如庶吉士有缺令在京九卿堂上翰林科道在外總督撫按衙門各舉所知二三員照例考選教習察其文行兼優名實相副者授以編修檢討如是則非特名卿碩輔種種輩出而百司庶府亦罔不皆得其人矣

勤朝講重延納以臻熙隆疏　張鹵

仰惟我　皇上丕受乾符嗣登　大寶人心謳慕千載一時臣秖以職任事宜塞責應　詔未即盡言非

敢默也固以紛沓章奏已盡諸凡亦以　皇上未有
行事而臣固未得其所以言也今自冬徂夏已歷三
時謹以三事大端頗有明徵而萬政弘敷盡此攸繫
者上爲　皇上陳之　一曰早視朝以肅觀瞻臣惟
惟天行健而奉　天者所宜先惟勤有功而勤民者
所最急故憂勤惕勵爲帝王相傳不易之心法以致
治良圖識亦有先於是者我　太祖高皇帝大訓有
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又曰
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天命去留人
心向背皆決于是甚可畏也自是　國家　九制隆
平率先是訓今　皇上自臨御以來每視朝太晚向

當　先帝梓宮在殯　山陵未畢之時而覽固以此
時　箕獻几筵贍依哀慕實以式崇大化之本不欲
遽嬰機務之煩若此者臣固得而解之也今　大喪
免矣　山陵畢矣雖　聖心孝思無窮而人心屬望
殊切乃　皇上每視朝之際爲　祖宗既退朝之時
遍連晦朔或晝漏移刻鐘鼓方鳴或曙日盈廷班行
未就又視　祖宗退朝之時而更晚矣且臣僚所切
望于　皇上者固欲振久弛之人心也今每見諸臣
退　朝各清明之氣盡消簿領之程又促恐或廢事
實切憂惶是于臣僚之屬望者而未有以荅其心
先帝嗣位之年每朝過早惟二十年之後漸緩　朝

儀故復以蓋愆成美託之　皇上今若當　龍飛虎
變之初而不隆　宵旰明作之績是于　先帝之付
託者而不有以成其美臣故以是切望　皇上急為
改圖然臣所望者非欲　皇上一日三朝一如　祖
宗之舊亦非欲秉燭視事以為過甚之勞也惟望明
初發而視　朝日既出而　罷朝則截有規程人心
既定時方炎暑　聖體亦安所以樹萬年四海之觀
瞻者此其一也　二曰勵經筵以資啟沃臣惟帝王
之學雖于韋布不同見聞之功由于積累則一蓋人
心易危道心易微一日之暴良不足以勝十日之寒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猶不足以勝其接宦官宮妾之

時少故必功不間斷者而後可懋其修爲又經以載
道固所以畫帝王之心法而一帝一皇一王一覇又
各自有心法之不同史以載事固所以盡古今之治
亂而一代一朝一人一事又各自有治亂之不一講
學之功必次第詳陳始末悉述則知亂生于治而圖
治爲難否多于泰而保泰爲難邪間于正而去邪爲
難善雜于惡而從善爲難其用以昭鑒戒而啟經綸
故必義不間越者而後始綜其條貫學資君德誠非
易易我　祖宗披荆棘擐甲冑於時之至難學而學
者莫先于　二祖自是勤學一事爲　累朝世守家
法在　先帝初年其輔臣須之有曰憂勤惜大禹之

寸陰始終念高宗之舊學大極典謨之奥而細包史冊之繁可謂修爲條貫備極無餘至 遺詔諄切猶以廢學爲恨今 皇上初御 經筵宥容凝神恭默體道于諸臣所進奏講章直講必諦觀詳聽灼有心得其人心鼓動所望以紹 聖學而基至治者何如也夫何 經筵方啟而即罷日講間日而數罷近復蒙 宣諭 經筵日講俱暫罷停臣愚以爲勵精之初即已如此駸循以後更將若何講筵經幄之臣必有爲 皇上言者經今數日杳不一聞夫近代人主有能開聽納復御 經筵則史必特書以示褒與 皇上何如主也詎可謂 成命已須即默不以告臣

故以是切望　皇上速為改圖然臣所望者非欲
皇上竟日窮年以下同于韋布亦非欲分章限卷以
苦偪于章程惟望於禮部所請　經筵日講之日俱
有定期矣非關遇　大朝會典禮其功不宜少停
累朝所御　經筵日講之書俱有定名矣不可趨為
簡捷避忌其義輙為間越且　內殿清涼亦不侵炎
暑緩以盛夏將臨　經筵難于具儀宜且暫罷其
日講之儀固殊為簡便仍乞　宣諭照舊施行于
日講之官更乞量加員數當講之際更乞　親賜討
論至于　經筵事宜亦更乞　裁定是後寧期簡約
而常行無苦儀文而暫廢所以收斂心沃心之實功

者此其二也　三曰勤顧問以決壅滯臣惟德業成于上下之交而否泰係夫君臣之際頃自我　太祖首著君臣同遊之篇　列聖相承以為太平我　孝宗每與諸臣論事多或連日久或移晷君臣堂陛一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至今大小臣民猶切頌播至我先帝為西苑春遊平臺夜召文華紀盛之時其來諸臣格心讜論造膝嘉謀以成喜起休風明良盛事視祖宗　列聖尤有烈光茲惟　皇上輿望益隆曩臣嘗以大臣入閣奏事必諫官隨入為請即誤蒙　首詔嘉納今既數月矣羣臣既無　召對之命輔臣亦無數語之及歷稽　先朝向所未有況今士風傾側

國是倉皇財用詘乏甲兵疲敝凡可憂甚危之事舉萃目前雖極力圖惟恐將有失而乃乘以虛文怠玩之人心臣固有不知其所終者故以此切望 皇上急為改圖旬日間于退朝之際或日講之餘 首命輔臣六卿進之 便殿下及臣等但列名諫署亦輪次隨從或親給筆札或第為 面對令其於見今時政最急且大者各舉數端即陳所見其言寧質毋浮寧要毋泛必求實用以濟時艱既盡群情隨加 聖斷果當可採即 賜施行如 日月一照臨雷霆一震發盡決疑梗大致訢合天下雖大庶務雖繁固可自 皇上一言括舉之而有餘所以 明目達聰

之機要者此其三也且自 皇上即位以来閒多浮議即令臣民之疏遠無知者尚有諸臣民章奏多不省覽 宮中鎮日惟事遨遊若此者固以三者無勵精之迹以行之也三者既行則人心悅豫義問宣昭聖德益崇訛言自息凡臣等所欲言 皇上所當行者始可期次第而舉矣臣犬馬朴忠煩言瀆冒無任隕越惟 皇上爲宗社臣民之留意焉

敷陳大政切務以俾中興盛治疏 夏栻

臣自通籍至今叨荷 國恩十有九載念昔經事先帝濫廁瑣闈未效涓埃旋蒙謫調漸緣收録薦歷外臺瑣者 皇上龍飛御極臣以服闋赴京忻見漢

官威儀快覩　天顏咫尺誤辱　甄拔遂貳問卿感激　洪恩誓圖報塞顧臣駑劣殊非駿逸之才日聞驥群徒循驗寄之舊茲勤千慮之積用攄一得之愚謹以時政之大有關於　國體有切於　聖躬者列為六事冒昧上聞伏乞　留神詳覽俯賜採納施行臣愚無任惶悚懇祈之至緣係敷陳大政切務以裨中興盛治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一曰修朝講之實　祖宗朝會群臣每日御門奏事四方人員無問大小並得引見盖欲不時咨問備知地方之災害生民之疾苦政事之得失官職之賢否俾下情得以上通　天子明見萬里法甚善也今日事引奏

成虛文而所奏者又多泛常瑣屑不足以聳聞聽行之既久自不覺其厭且玩矣臣愚欲乞　皇上於御門奏事之時間垂　清問下及芻蕘使舉朝改觀萬方易聽下民因之鼓舞職官有所警惕機括轉移之間治化流行之盛莫速於此仍乞　勑該司今後所奏之事務擇緊要重大者如某處奏何災異某處報何聲息某官保舉何官員賢能某官參劾何官員貪濫其他瑣碎不必瀆聞如此不惟　聖聰日達　聖心日謹在廷之臣亦莫不知所觀感戒惕矣至於講筵之設原為進德之階非若經生俗士尋章摘句為也臣愚欲乞　皇上於講筵之後即與大臣商確政

事評論職官咨詢風俗料度夷情其有條對失次欺蔽不忠者科道官得以面糾之將見諸臣日近 天顏渥承 顧問莫不爭自磨濯益修職業而 聖德益純 國體愈練施之政事罔有不得其理者矣伏乞 聖裁

二曰肅郊廟之儀人君父天母地而紹統於 祖宗郊社禘嘗所以虔報祀而重本始也 皇上郊社廟祭親臨舉禮誠之至矣第 乘輿出入儆蹕森嚴萬民於此具瞻四方由之式聽居尊之體不容或褻臣愚欲乞 皇上自後出幸南北二郊駕旂在前屬車在後冠服 御輦率由舊章以示臣庶至於行禮之際仍 勅該部諭令執事者雍容雅飭

毋致贊呼追促拜跪參差庶乎致敬致慤各竭其誠來格來歆並受其福矣伏乞 聖裁 三曰慎燕息之容宋儒有言人主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少接宦官宮妾之時多燕息之間正謹獨之處也臣愚欲乞皇上於退朝之暇不忘臨御之儀凝然淵默端然靜重詳繹 祖訓熟閱奏章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將見食息起居威儀不忒前後左右間隙莫窺涵養精純 天德於兹日懋神元翕聚 聖壽爲之日增矣伏乞 聖裁 四曰隆心膂之託人君一日萬幾所與共理者宰相也古稱君明臣良治具畢張又曰相道得而萬國理輔弼之所係

大矣臣愚欲乞　皇上日親輔臣慎終如始即票擬之未合惟申諭以示公苟啟沃之可從務俞允以示廣而爲大臣者亦必仰體眷倚之重共攄篤棐之忠受善貴虛而濟之以斷接下有禮而處之以公鑑別惟明深惟誠僞之辨取舍攸當務核名實之真庶乎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伏乞　聖裁　五曰重耳目之寄自古言官之設以爲耳目之司故史稱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又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言官之重由來遠矣我　朝建立科道以司糾彈凡以肅百僚振紀綱使人有所憚而不敢肆也頃者　朝退之後乃有中官群毆御史幾殞節奉　聖旨將許義等拿送法

司重寃又申　諭王廷等紀綱法度朝廷自有主張
臣竊謂乾綱獨奮將必重懲群惡追寃主使各正其
罪以明至公而後已無何許義不必送法司矣主使
者不寃矣李學道又從而調外矣紀綱法度于此大
紊恐非所以示四方傳萬世矣夫中官者　陛下之
僕從也言官者　陛下之臣子也漢時閹官恣肆司
隸校尉尚得以磔諸市今許義一賤厮耳御史纔行
糾參即被歐辱身命未保謫調隨加解風憲之官以
快近習之忿重不謫之譴而輕無君之誅傳之海隅
遠夷將謂中朝御史被内官臣痛毆幾死又調外任
紀綱法度一至此哉且許義何人敢於　朝堂之間

肆行兇惡抑有何力能驅策群小耶此必陰有所受
乃敢欺 君辱國如此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顧
不求首謀之人而薄示加功之黨耶夫御史巡城據
法行事亦其常職今橫被毆辱毀裂冠裳即驟遷以
獎之平生意氣如此沮喪甚矣况謫之乎學道一人
不足惜其如耳目之寄何其如 朝廷之綱紀何臣
愚欲乞 皇上申飭近習追究主使明正憲章以示
懲創其御史李學道仍乞 勅下吏部議擬仍令照
舊供職耳目無所壅蔽綱紀不至陵夷宦寺知警而
群工思奮矣伏乞 聖裁 六曰專督撫之任 國
家控制夷狄關堡星列將士雲屯督撫分閫調度儀

亦寥矣承平日久邊事日非黠虜跳梁為謀叵測須
者遴選督撫之臣責以簡練之任　戒諭申飭每厪
聖懷其所注念於邊防者何切也夫軍旅之務自古
為難西北之患于今孔棘自非曾試其事目擊其時
與身履其地者固非可以揣摩測度據紙上之陳言
為帷中之勝算也今衆言盈　廷群策角立督撫動
有掣肘行多顧盼其何以鼓精神而樹勳業耶臣愚
以為備邊禦虜惟在擇人既得其人矣則必聽其言
行其志兵馬錢糧衣甲器械機宜調度一任其所為
而無中制焉又必寬其文法假以歲時一捷具錄小
衂勿罪而惟要其成功至於三年無成冒破欺怠者

治以重罪不宥如此庶乎賢者得展其謀猷不肖者難免於罪戾而禍患不足平矣伏乞 聖裁

重延納廣聰明以隆新政疏　胡應嘉

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 新詔一頒臣工懽慶薄海內外莫不顒顒然以向至治臣等叨列侍從尚有一念忠愛之愚欲爲 陛下獻者切以君臨萬邦機務至衆諸司奏牘剖析爲難自古聖明之君未嘗一日不接見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國家能保乂安虞廷風動之化謂非都俞吁咈之所致哉我 國朝之制
太祖以來 列聖相承皆躬臨臣下以決庶政所以達四聰屈群策者每至於日昃弗恤也迨 英宗皇

帝以冲年即位軍國大計尚不能對衆處分當時
臣楊榮等權一時之宜創為早　朝奏事之例所奏
者惟取常行數條先期擬答　上陳臨時止依所陳
者傳　旨而已自此之後遂相沿以為故事上下之
情未通擬票之詞難盡懷忠愛之心者每建議復舊
惜未舉行至　孝宗皇帝雖循往例以奏事然奏事
之外其接見大臣以及諫諍講讀之官日不遑暇從
容延訪虛懷聽納故弘治之政於我　朝獨稱盛焉
今　陛下以長君而踐祚正宜親決庶務然萬幾至
賾而孝思方殷諸凡舉措非資於大臣之商確不可
苟端居法宮之中一切利獘得失盡憑紙上以參詳

則章奏浩繁紛至沓出閣臣之擬票未悉者不獲面
達而　陛下自竭聰明以臨之誠恐　聖慮必煩
聖慮既煩則　聖躬亦勞且倦矣倦心一起百弊俱
生左右投間抵隙何所不至此不得不慎之於始亦
不可不防其漸也臣等乞自今喪禮稍暇強抑哀情
軫念國計每日早　朝事畢必退處　文華殿毋輒
入　乾清宮雖云　梓宮在殯然　聖人之大孝固
不顓於依戀　靈几也三四輔臣不時接見凡事之
有關於興革行止者必與之面計剖決及一應賞賚
委任除拜之類亦皆一一與之詳酌事屬六部則
召對六卿義當疑難則　顧問儒臣　溫顏款語務

柔其底蘊期了悟於　聖心則事至而無凝滯較之
徧閱奏章獨營神智者其勞佚難易為何如乞　陛
下深思之急圖之萬代瞻仰真在此舉也臣等又查
得昔之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諸所陳
奏皆得預聞而我　國朝之制六科亦輪官於殿廷
之左右執筆紀錄　聖旨注寫簿內亦古諫官隨入
之遺意也今各科之須知開載頗明不知廢自何年
伏乞今後　延接大臣之時科臣亦得更番隨入大
臣有奏事不忠敢肆欺罔者許即糾正之或對仗彈
劾以面折其是非或退上封事以詳析其可否則大
臣數奏益存敬畏之心協　陛下之延訪必得事理

之當 聖心有開明之益 聖慮無煩擾之累且大
臣之人品自莫逃於 聖鑒忠直者必正人也諂諛
者必小人也而諫官亦不得挾私妄論邪正臧否於
此皆可辨之當今首務孰有急於此者故敢攄竭誠
悃以為 陛下先及之也伏乞 特加睿斷即 賜
施行則 聖政之隆將與都俞吁咈者同其盛而
聖體亦得以垂拱仰成坐收延納之効矣若止循故
事一 朝而退言語不交商確無自似非君臣一體
之義將至閶闔萬里之遙而海內之所以拭目於
今日者恐不足以答其惓惓之至念也臣等無任激
切懇祈之至

勤初政以保 天命疏　　魏時亮

本月初七日該鴻臚寺傳示免 朝一日至十一日復示免 朝大小臣民咸謂我 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 朝至再臣獨以為 皇上時哀衷未釋耳今當抑哀除服之日必將勤政事近儒臣悅聖學親經史者不但 御門已也顧初政一事即繫人心稍有怠忽無以慰百姓延頸想望太平之心慰百官滌慮思承 德化之意人心所在 天命所繫臣敢不為陛下悉陳之恭惟 陛下 天地宗廟之主百官政事之主億萬生靈命脉之主九夷八蠻歸向之主也陛下之勤怠關係匪細而初政之敬忽人心屬望尤

匪細者昔帝舜初政詢岳闢門明目達聰武王踐祚
訪於箕子成王除服訪於群臣古之聖帝明王孳孳
汲汲於初政者類如此　陛下勤於此焉即將舉於
堯舜之隆躋於三代之上迺今問學問政之勤懇未
著而　御門奏事之傳免再申豈人心之所望於今
日者哉蓋今日之天下百姓窮困已極四方盜賊甚
多　國家元氣耗竭夷狄窺伺甚密中外拭目挽回
者　陛下之親賢勤政耳　陛下一加意焉甚非難
事甚不勞者若稍稍怠忽則天下之元氣豈可以再
壞哉有語於　陛下者必曰　先帝數十餘年不
朝今數日暫免何害此最非忠愛　陛下以慰人心

保　天命者所當立斥者也蓋　先帝初年日勤
事日御　經筵納諫甚多親賢無倦崇敬一之學闡
事心之旨數十年後方始廢　朝然　先帝明於親
輔臣凡身之疾痛事之大小悉問之剛於制近習凡
要緊章奏疊置前列雖不要緊者不敢以滋壅蔽斷
於去姦邪凡中官姦臣素雖信愛一覺便斥夫　君
德最莫先於剛明英斷者而猶不免因　朝政之廢
遂致海內之虛　遺詔所謂盖愆成美端在　陛下
則　陛下明斷英烈悉邁　先帝即他年　萬壽日
隆尤不可怠況今尚在　先帝初年勤政之時天下
望治之日而可怠乎昔周宣王初嘗晏起矣後因姜

后脫簪之請遂翻然早朝晏罷以成中興令主夫一
宣王也晏起幾失人心早朝遂成賢主孰謂　朝政
之可怠哉若　陛下以　朝政爲勞精神稍覺不勝
臣請先言攝養精神之畧　陛下將有不勞而治者
大儒臣經史保精神之良藥也宴安近倖戕精神之
酖毒也自古致治之君未有不親經史儒臣者而傷
生害治之君未有不由宴安近倖者顧　明主之自
擇何如耳若　陛下以御門稍覺虛文懇乞　斷然
力行科臣所　請幷開經筵日親經史儒臣朗誦問
答務講求保愛精神養心致治之法退居　乾清早
晚尤以尚書幷大學衍義娛目養心或即少屏左右

嘗坐凝神儼對越　上帝務希減幸　御後宮之期則　陛下精神日強將萬萬年無疆惟壽豈但朝政不勞而已哉　陛下盛德大業於此日將隆矣先臣王守仁所謂養德養身只是一事非虛語也若陛下應有免朝之日直示臣下某日暫以某事免朝若　陛下出御太早果難只宜　欽定日出為度昔周政不綱而視朝無一定之限或太早或失遲暮詩人諷之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暮孟言狂夫尚不敢越折柳之限而人君何可越日出之限哉是故一有定限則　陛下慣習將自有不覺其勞者矣列　陛下聰明仁儉中外傾仰有年茲

必不以朝政爲勞而恒以宴安近倖爲戒臣固謂
陛下一釋服抑哀之後未有不勵政事近儒臣悅聖
學親經史者也伏乞　陛下鑒近日之兔　朝知臣
民之屬望拳拳惟天下太平爲念惟　聖體保愛爲
心體天之行健以　御門　御便殿　御經筵　勤
政勤學爲聖功奮　天之乾剛以讀書靜坐養心不
溺於宴安近倖爲　聖德體　天之光明下濟以納
諫諍辨賢邪慎賞罰眞意流通於臣下爲　聖治此
只在　陛下斷然有爲不時召見咨訪若古之聖帝
明王之孳孳汲汲者則百官政事可以允釐四海生
靈可以永安九夷八蠻可皆歸化而天地　宗廟之

託可永保萬萬矣

竭愚衷補衮職以隆萬世治安疏　劉奮庸

臣一芥草茅謬通仕籍昔荷　先帝簡命供事　潛邸臣職雖微賤豈徒効章句之末技以希身家之富貴哉區區狗馬之忠蓋將有所　啟沃以裨　皇上身心之助　今日治理之地實伏自　即位以來六年矣海內非不乂安而災沴未消外夷非不威順而伏機可慮　朝政若振飭矣而權柄漸移仕路若清肅矣而熟套仍舊凡若此類百司庶府引領　勵精之治海隅蒼生思見　德化之成其仰望於我　皇上者何切至也而近日　精神意氣漸不逮初臣

潛邸舊臣也處心積慮豈忍恝然謹條列五事冒死
爲　皇上陳之伏惟　留神採納獨出　英斷　宗
社幸甚臣愚幸甚　一曰保養　聖躬蓋人主一身
天地神人之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當
萬機之繁人主前後左右何者非聲色之娛嗜慾之
端此非大智大勇鮮有不爲所動者而精神意氣坐
此日損雖有願治之念先失其振勵之本矣如之何
其可伏願　皇上繼今以後思此身付託之重念此
心保守之難凝神定慮懲性抑情毋逞旦夕之樂而
輕萬年之慮毋以有限之精神而當衆欲之攻如此
則　君德日益清明　君身日益強固　宗社無疆

之禍端在是矣　二曰總攬政權蓋人主之權禮樂
刑政之本必一政一令出自上裁而後臣下莫敢自
行其私在昔　先皇英明果斷恩威莫測一時大小
臣工斂手屏跡竊弄威福者誰與今政府之所擬議
百司之所承行非不曰奉有　欽依也而斟酌依違
之際　皇上曾出獨斷否乎故人才之用舍果盡協
於公論而無敢自快其恩讐歟臣未敢知也　國事
之紛更果盡出於忠謀而無敢私意其上下歟臣未
敢知也即如輔導　東宮原係閣臣之責而敢爲身
便之圖　朝廷名器本爲勵世之典而今皆爲市恩
之具　先皇之世誰敢如此乎伏願　皇上大勵明

作之志獨觀萬化之原於凡用人行政即庶府之所建白閣臣之所擬票而參以　聖裁特出　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權柄不至於偏重矣　三曰慎乃儉德蓋人主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窮奢極欲以縱耳目之玩逞旦夕之樂者何所禁而不為不知有國之藏富皆小民之膏脂也矧　朝廷歲有經常之費邊鎮歲有年例之發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而復加以無益之作則財用幾何而不匱哉自皇上御極以來　內府取銀之數不下數十萬矣求珍寶之異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之間悉鏤金雕玉之飾淫巧之技勝而耗財之弊滋其於身心實用未

何所裨益哉伏望　皇上念內帑空虛之甚憫小民征斂之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當中外無事之時而厚為儲蓄之計則府庫充於節用而有備可以無患矣　四曰留心章奏蓋章疏之達於上或言　君德之臧否或言　朝政之得失或言人品之忠邪或言時事之利害雖建言者未必一一皆中而原其心無非效忠之心也　皇上置之而不顧不惟進言之人託諸空談而憸邪之夫反生猜忌讒言之不聞於上職此故也伏願　皇上主之以含弘之度而狂直者優容其過參之以精詳之思而當理者曲順其情言及　君德而反已自修言及　朝政而更化善治

言及人品而舉錯必公言及時事而酌議必當如此
則聽言者益樂於效用矣　五曰起用忠直蓋忠直
之臣國家之榦古之聖帝明王必培植其氣節而隆
重其委任是以國運恒必賴之然所謂忠直者非曰
承望風旨而肆爲攻擊以泄他人之憤迎合權要而
互相薦拔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自　皇上御極以
來臺諫之臣或以勤政諫或以節用諫或以進賢退
不肖諫此等之臣抑何所利而爲之要皆忠直之所
發也　皇上業已斥逐之矣夫以臣之庸劣揣分遠
愧於逐臣而班行濫竽於　近侍忠直之士反使之
白首於林壑乎非　盛世所宜有也伏願　皇上嘉

其抆鱗之忠恕其愚直之罪有　詔賜還布列庶位
廣仁宥於既往作直諫於方來不惟　皇上包荒之
德同於覆載而諸臣之感恩圖報於將來永矢啣結
矣　皇上誠味臣之言而默自改省臣雖干冒斧鉞
死亦何憾如不以臣言為然不但假之優容臣即叨
冒官秩碌碌班行思之有餘愧矣非臣所敢知也伏
乞　皇上留神省覽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培養無疆景命疏　蕭廪

臣近者恭聞閏二月內　聖躬偶爾違和臣子之心
雖在千萬里之外不勝震慴隨又接到閏二月十五
日邸報奉　聖旨朕比昨少安臣子之心雖在千萬

里之外不勝欣躍匪但愚臣之心如此一時大小官僚遠邇黎庶之心莫不如此誠以 皇上一身仰為天地神祇之主宰俯為華夷億兆之君師上承 二祖 八宗之鴻基下啓萬萬世 聖子 神孫之大統 聖躬萬年有慶則俯仰上下俱有萬年之慶一日未安則俯仰上下均鮮一日之安其為關係莫罄名言故凡臣子之心自有所不能已也以臣子懸切之心自不能已仰惟 皇上慎重之心自越常情而凡所以養壽命之原而對俯仰上下之望者寧俟臣子之言又寧俟臣愚千萬里之外之言哉然臣自元年以來每從班行仰瞻 聖明壯盛沖穆之容竊喜

以爲　聖壽億萬斯年之慶而伏覩六年間緝熙時敏之學孰非養德養身之功乃今春秋益富正當天體益充而側聞人言顧若少異於前者臣誠不知何以也毋亦　冊典屢行宮掖太廣　恩幸弘博神氣太勞有以致之與臣聞神氣在人猶水之在地中凝則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爲溝爲壑靡所不竭故善養壽命者必以愛惜神氣爲本而愛惜神氣者必以愼節情欲爲先是以古先聖王妃匹有常數御幸有常期誠不以一時快心適意而勞形搖精以貽莫測之憂况妃匹廣則服飾必廣御幸多則寵賚必多徒取快心適意之觀而恣爲勞民傷財之事則

或基無窮之患故不爲也今　陛下年齡甫壯正如
四時之春春則方盛而易於發揚唯於發揚時常思
保合則盛者長盛茲者　聖躬違和甫安又如一陽
之復復則尚微而戒於擾動自非擾動中養以安靜
則微者愈微此　法天立命之道不可不察也此臣
所以雖在千萬里之外而一念犬馬愚忠自有所不
能已也伏望　皇上深念　天地　祖宗付託之重
遠惟　子孫臣庶仰望之殷　敬身則如敬　天地
祖宗　愛身則以愛　子孫臣庶神氣雖復而調養
保護必萬分加謹於前宮掖雖廣而接見御幸必一
切大省於昔凡快心適意之事足以勞形搖精者必

力遠之以養夫　天體如一切取用採辦織造之類
足以勞民傷財者或悉停之以養夫　國脉則欲寡
心清神凝氣定既以培　皇上景命於億萬年而物
阜民安本固邦寧又以培　宗社景命於億萬世矣
此臣懇切祝願之悃誠亦四海臣民懇切祝願之悃
誠也臣干冒　威嚴恭俟斧鉞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皇明通紀鈔